

识女图

阮玲玉之死背后的真相

民国四大美人中，阮玲玉最有女人味。这女人味与生俱来，也是贫穷生活赐予她的纤弱柔媚的秉性。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为阮玲玉印行画报，收录她的写真和剧照多张，将她的女性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她是中国默片时代的巨星。在那个无声的黑白世界，她仅用顾盼流飞的双目、梨花带雨的神情、婀娜苗条的身形就俘虏了万千观众。她悲苦，却常以笑靥示人；她风靡十里洋场，却低眉顺眼，烟视媚行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，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台报》、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，经世图书负责人，《芒果画报》主编，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，艾源堂文化合创人。

她们的死，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，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，但不久也还是淡，淡，淡……”新闻和逐浪者又一次合力消费了明星之死，至于谋杀者——那个虚无而庞大的“人言”，却无法判罪。

然而多年后，通过岁月沉淀和真相解密，阮玲玉的死因有了更全面的说法，她失望至极的感情生活和两个令她痛苦不堪的男人，才是逼她走向绝境的摧花辣手，而她的婚姻诉讼案被恶势力造谣中伤不过是通往绝路的导火索。

1910年，阮玲玉生于上海，其父是浦东亚细亚油栈的工人，在她6岁时因病去世，其母靠做女佣拉扯着体弱多病的她辛苦度日。童年生活的流离失所和“保姆的



1934年印行的阮玲玉画册照片。

女儿”的羞耻感是她一生自卑的来源，即使她后来功成名就，仍然缺乏安全感。她渴望找到强有力的庇护神，就像细小的藤蔓渴望缠上高耸的大树。

阮母在女儿7岁时转到张家帮佣，张家四公子张达民走进了她们的生活。张达民白净斯文，是上海人嘴里说的“小K”，即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。阮玲玉16岁时，张达民在后院的佣人屋见到她，当下一见钟情。少年孟浪的阮玲玉很快与张达民同居，欢喜地认为找到了庇护神。可惜张达民游手好闲，每个月靠家里的月份钱供养阮家母女，很快捉襟见肘。阮玲玉不得不靠自己来养活家人。

第二年，17岁的阮玲玉顺利考入明星影片公司，一连主演了《挂名夫妻》等5部电影，渐渐有了点名气。1930年，她转入联华影业公司，因主演《野草闲花》中卖花女一角而跃为电影明星，收入也暴涨。而张达民在嫖赌逍遥败光所有遗产后，盯上了阮玲玉这棵摇钱树。他欠下高利贷，骗走阮玲玉全部积蓄，又一把赌光。

阮玲玉颜面扫地，失望透顶。出道5年后她已是“联华”的台柱子，与胡蝶齐名，片酬也达一线演员水平。她想独立居住，搬离了张达民的住处。眼看摇钱树跑了，张达民怒火中烧，一次次找她要钱，一次次大闹片场。

这一年，日本人的战火烧到上海。阮玲玉带着家人到香港避难，在那里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唐季珊。唐是东南亚茶叶商，也是“联华”的大股东。他一眼就迷上了阮玲玉。唐在老家有个有钱有势的老婆，他不会离婚另娶，却依然猛烈地追求阮玲玉。他频繁邀请阮玲玉跳舞，出手阔绰，充满成熟男人的魅力。唐与张达民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，既有成功事业，又懂得怜香惜玉，似乎是她心中最完美的庇护神。阮玲玉怦然心动，再一次轻率地委身于人。唐季珊在上海买了一栋三层小洋楼，作为送她的礼物和两人同居的爱巢。

张达民得知阮玲玉另择高枝，却不敢惹财大气粗的“第三者”，而把一腔怒火发泄在阮玲玉身上。他威胁向黄色小报披露她的隐私，又索要天价赔偿。软弱的阮玲玉再一次屈服，同意给他赔偿以换取解除同居关系。

张达民得逞后暂时收手，花心的唐季珊却在外面大玩暧昧。阮玲玉绝望了，最后寄望于有妇之夫蔡楚生，而蔡楚生虽然爱慕阮玲玉，但不愿意失去家庭与名誉，最终舍弃了她。

三段感情都没有婚姻的名分，三个男人都不是可靠的人，阮玲玉像无依无靠的蔓草，眼神悲苦，风中飘摇。1935年3月8日，阮玲玉原本要站上法庭被告席，面对张达民状告她重婚罪的不堪，她陷入三角恋的桃色纠葛和名誉诬陷之中。头天夜里，唐阮二人发生剧烈争吵，唐还打了人。

深夜，阮玲玉要母亲煮了一碗面条，拌下30片安眠药，一口一口吃了进去。唐季珊耽误了抢救时间，她最终死在国际妇女节当日。

如果“人言可畏”是杀死阮玲玉的刀，那这把刀只有面对软弱者才能杀人。一个女人若性格自卑懦弱，凡事屈从忍让，就会丧失恋爱的主动权，沦为受害者的入设。阮玲玉只活了25岁，扮演过很多奋起反抗的下层女性和追求进步的新女性，不过她没有把角色的坚强独立带入生活，而是倒在自怨自艾之下。她一生追求别人的庇护，到头来“靠山”崩塌，反失卿卿性命，令人扼腕也耐人深思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

徐志摩心中的“完美女神”竟是她

“今天”的她

对于大多数文艺青年来说，徐志摩是位爱意“浓得化不开”的浪漫诗人；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，徐志摩则是一个“花心大萝卜”。在他追逐爱情的生命里，来来往往的美人或人淡如菊，或艳丽惊鸿，但到底谁是他心中的“完美女神”呢？

张幼仪，那是“结发夫妻”；凌叔华，算是“红颜知己”；林徽因，则是“灵魂伴侣”；陆小曼，权且称为“红粉爱人”吧。这些才华横溢的美人，却似乎没有一人在徐志摩心中称得上完美无瑕。

倘若读过徐志摩的诗句：“我昨夜梦入幽谷/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/我昨夜梦登高峰/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……”，然后溯流而上，就会发现这首凄美的《哀曼殊斐儿》，原是附在散文《曼殊斐儿》后面的首悼亡诗。再看完《曼殊斐儿》，你就明白了：曼殊斐儿，她才是徐志摩心中的“完美女神”。

曼殊斐儿，现在通译为凯瑟琳

·曼斯菲尔德。这位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作家，是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，被誉为一百多年来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。94年前的今天，35岁的曼斯菲尔德在法国枫丹白露逝世，徐志摩闻讯后，饱含深情地写下了《曼殊斐儿》一文。



作家，资深媒体人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阴谋为上》等作品3部，数十篇作品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和多种文集，在全国十数种报刊上辟有专栏。

自序

·曼斯菲尔德。这位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作家，是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，被誉为一百多年来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。94年前的今天，35岁的曼斯菲尔德在法国枫丹白露逝世，徐志摩闻讯后，饱含深情地写下了《曼殊斐儿》一文。

徐志摩跟曼斯菲尔德其实只是一面之缘，而且不过二十分钟，但对徐志摩来说，这是“二十分钟不死的时间”。当年徐志摩游学英国，七月的一个晚上，他冒雨寻到曼斯菲尔德的伦敦住处。与曼斯菲尔德的丈夫麦雷交谈数分钟后，见患有肺结核的曼斯菲尔德不能下楼接见，徐志摩很是失望。开门离去时，麦雷同意他上楼去见见曼斯菲尔德。徐志摩喜出望外，见到曼斯菲尔德第一眼，便惊为天人：“曼殊斐儿肌肤明皙如纯牙，其官之秀，其目之黑，其颊之腴，其神态之娴静，有华族繁者之明粹，而无西艳伉丽之容。其躯体尤苗约，绰如也，若明蜡之静焰，若晨星之淡妙。”尽管徐志摩笔下的曼斯菲尔德已美到极致，但他仍十分自责自己笔力不够：“至于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净，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。”待到曼斯菲尔德开口说话，徐志摩觉得“像听音乐似的”：“曼殊斐儿音声之美，又是一个Miracle，一个个音符从她脆弱的声带里颤动出来，都在我习于尘俗的耳中，启示一种神奇的意境。仿佛蔚蓝的天空中一颗一颗的明星先后涌现。”与曼斯菲尔德交谈短短的二十分钟，徐志摩已完全神魂颠倒，“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，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，妙乐似的音浪，狂潮骤雨似的向着我灵府泼洒”。

作为新月派的灵魂人物，徐志摩的文字的确极尽浮华之能事。撇开这一点，也许是距离产生美，或许是文字产生美，徐志摩当年确已“倾倒”在曼斯菲尔德脚下。在英国学习一年半，徐志摩拜访了罗素、哈代、萧伯纳等一批文豪，回国后他只写了两篇人物随笔，一篇写哈代，

另一篇就是写曼斯菲尔德。此后，他又翻译并出版了《英国曼殊斐儿小说集》和曼斯菲尔德的三首诗。对曼斯菲尔德“用情之真”，可见一斑。

然而，现实生活中的曼斯菲尔德并没有徐志摩想象的那么美好。自称是“深入骨髓的秘密动物”的曼斯菲尔德，17岁后在情事上“无所不至”，且在高中就开始“双性恋”。20岁怀孕，仓促与另一男子结婚，当晚即逃走。流产后与麦雷同居，结婚后又分居。分居后两人亲密交往的同时，曼斯菲尔德还有一个“妻子”。由于生活过于糜烂，她21岁就染上淋病，以致后来罹患腹膜炎、胸膜炎等多种疾病，29岁患上了当时无法治愈的肺结核。在同时代英国文学批评家弗吉尼亚·伍尔芙眼里，曼斯菲尔德是个“不讲道德、下流粗俗”的人，“她浑身发臭，像是走街的麝猫”，“第一眼，我有点被她的平庸惊倒了，坚硬廉价的线条”。

但是，对于曼斯菲尔德的文学成就，连“毒舌”伍尔芙也由衷地感慨“她非常聪明，值得交往”。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曼斯菲尔德主要创作短篇小说，她的小说注意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，文字散文化，洋溢着一种闲适的趣味。她突破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风格影响了全世界许多作家。这位被称为“英国契诃夫”的小说家，临终时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喜爱雨，我想要感到它们落到脸上的感觉。”这像极了她的小说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